

北風集

李白鳳
新詩人叢書之二



。 行 印 世 版 出 第 一 。

MG
2026
511

北風解

富作之快送呈

廖夢明同志教正

一九五二年
北京

李白鳳 著

新詩人叢書之二

潮鋒出版社印行



3 2169 6896 0

目錄

[illegible]

你，泥土的兒子

I see the battle-fields of the earth, grass grows
upon them and blossoms and corn.

“Leaves of grass”-by W. Whitman.

哦！我終於找到你們了

在這沒有光彩的

冬天的，都市的屋檐下。

你們穿着千瘡百孔的衣襟

每一個破補綻上

都打着戰爭的印記

啊！你們的衣衫

祖國支離破碎的地圖

我底眼睛，我底良心
都爲這幅景象刺痛了……

你，亞細亞泥土的果實
你們這些沉默的無花果
像一大把蒲公英
被狂風吹得四下飛散麼

你，泥土的兒子
永不開花的老櫟樹
這塊黃色的草原上
你，你底父親，祖父，曾祖父……
在這裏耕種了五千年
也生活了五千年

那些被汗水浸透了的泥土
如今，你們仍要用血水來灌溉——

那黃河，那長江，那珠江
一條條光榮的河流

永遠爲你們講着
戰爭的故事。

在河邊，從古以來
有水的地方就有戰爭
河水，那好心的老祖母
她日夜不停地叨嘮着
你們在她身邊學會了種植
學會把魚網在金色的陽光下翻曬。

然而如今，在那樹叢裏

你們衰老的茅屋

歪斜在土牆邊

打穀場裏

再沒有金色的麥粒揚起。

同時，水磨也不再轉動快樂的輪子，

唱着收穫的歌

成羣的野雀

也不爲豐年而聚集在麥田裏了……

哦！還有那些

綠色麥子的生命的海呀

從你走後，就坦露出泥土的胸膛

在這可愛的胸膛上

長滿了野草和荆棘——

這啞了的，本來隨處有着歌聲的
快樂的山和歌唱的水

也被你帶走了春天
帶走了快樂。

你呀！亞細亞草原忠實的兒子
爲什麼離開母親的懷抱？

你呀！亞細亞泥土的花朵
爲什麼枯萎在異鄉的街頭？

.....

哦！亞細亞泥土的兒子

自從你們離開家鄉

那些戴花頭巾的女孩子

早就收拾起像一串銀鈴的笑聲

她們再也不用刨花水梳頭

也再也不用杜鵑花

插在繫着紅絨頭繩的辮梢上了……

哎！你們這些

流亡異鄉的青年人

總應該記起那些

爲你們遮風蓋雨的茅草房子

春天來了，梅雨也快到了

還不用些新稻草去加頂麼

還有那歪斜的山門和破爛的窗

以及被砲彈轟塌的土牆

都急需重新修理——

在那靜靜地，藍得讓人心痛的河邊

在那風吹成響的，綠得愛人的竹林裏

新的竹筍又該長成毛竹了

你不想坐在竹林下面

吹一根青色的竹笛麼？

那清越的，招喚女孩子的聲音

將給你帶來無窮的幸福——

你慣常放羊放牛的地方

她們在採茶曬茶

你担水打水的地方

她們在摘菜洗菜……

在那一畦畦的菜田裏

蘿卜長得又大又肥

太陽落下山背的時候

你，正好摘個大白鹽卜
送給那個頭上戴花頭巾的
你歡喜的女郎。

.....

哦！你畏縮在都市屋簷下的人們
那青的山絲的水在召喚你
那戴花頭巾的女孩子在等待你
那破茅屋，那壞籬笆
那打穀場，那水車都在等待你.....
你啊，你！
必須重返零落的家園

在都市，這罪惡的大海裏
沒有一塊磚一片瓦
與你相宜。

我們歌唱苦難的歲月

我永遠唱着

一隻沒有春天的歌

我底歌裏

沒有花花草草的戀愛

不是因為生命裏沒有春天

不是因為缺乏莎孚的詩才

而是離着那個世紀太遠

從前我也歌頌過愛情

像翠鳥對着白雲歌唱

我也耽愛過霍斯曼的懷鄉曲

還有莎士比亞式的戀愛……

我曾經歌唱過

像那一大批

爲愛情而生，爲愛情而死的詩人
用豐富的辭藻來裝飾可愛的青春
用酒和女人點綴生命

我也歌唱過藍色的溪澗

紅色的楓林和烏桕樹

我把這些舊調彈了又彈
而且自許爲浪漫的詩人

然而如今

我歌唱着苦難

歌唱着窮困和顛沛流離

因為我們底國家沒有春天

沒有一朵花一根草

值得大聲地歌頌

我愛那些推着獨輪車的男子

我愛那些挑着糞担的婦人

我更愛那些流着鼻涕的小孩子

他們雖然貧窮而且骯髒

却代表了真正的中國。

我讚美那些紫銅色的身體

我讚美那些貧血的面容

因為他們為祖國受盡苦難

爲祖國流盡了汗和血……

來吧！你們這些

受盡苦難的鄉下人

讓我爲你們

寫一首頌讚的歌

因爲你們身上的虱子

比富人身上的珠寶更可貴。

……
來吧！你們和妳們

讓我們彼此擁抱得更緊

因爲我們都是來自苦難

又走向苦難的一羣。

雨景

我，撐開雨傘

一個香蕈。

城市的街

凝固的海

城市的高樓

海底的巖石……

我，撐開雨傘

一只蝸牛

許多人，撐開雨傘

一片花壇。

北風辭

一

我吹着，吹着

在多倫格什的草原上。

我揚起了

黃色漫天的塵埃

從貝加爾湖的冰原上

帶來北極的嚴寒。

我不理會那些

做爲國界的碑記

我吹着，吹着

不分疆域和國界地吹着……

我吹着雄壯的大喇叭

我底身上

帶着強烈而酸臭的

牛酪和羊脂氣味。

我吹枯了山上的綠草

吹落了樹上的黃葉

吹亂了牧女的秀髮

吹着馬羣和羊羣的背脊……

我吹着，吹着

廣原像一片海洋在波動

河流也凍結成厚實的冰床了。

我底聲音蓋過一切：

我所經過的地方

沒有聲音

也沒有了綠色。

二

在北風中旅行的人是辛苦的

他們裹緊在破羊皮襖裏

讓駱駝戴着他們笨重的身體

在最寂寞的土地上跋涉

駱鈴啞啞地響着

駱駝的行列像小船似的盪搖着

它們用溫暖的駱峯

和旅人交換着各自的體溫

並且用各種角度

閃避着北風的吹襲。

莽原展開一幅

坦蕩而又悲哀的圖畫了

黃色呀，那憂鬱的黃色

代表了北方冬天的一切——

這裏是崎嶇難行的沙石路

這裏有蕭索悲哀的白楊林

沒有炊煙和人家

沒有水源與田莊……

這裏只有怒吼着的北風聲

還有傾圮敗壞了的烽火台。

在多倫格什的荒原上

孤零的旅客

耳中聽着單調的駝鈴

眼前展開曲折的車轍路

沒有荊棘和樹叢

也沒有綠色的草原。

永遠的，不生長植物的冬天

永遠的，寒冷的北方地帶

冰雪來了

封凍的山谷

凜冽的北風吹拂着的莽原。

那些葡萄收穫的秋天過去了

那些蒐集羊毛的商人也走了
這裏只賸下遼闊的坦露的荒山
像影子一樣孤寂的旅人。

亞細亞的莽原睡熟了

牠坦露出豐滿的黃色胸膛。

三

莽原的遊子流落在南方

莽原的遊子死在戰爭裏

他用北風呼喚着旅人歸來

吹着狂鳴的大喇叭

舉行招魂的儀式。

成羣的人像潮水似的湧來

成羣的人像螞蟻似的爬行
他們是疲倦而且骯髒的
在凜冽的北風裏
像候鳥一樣的歸來了。

背着沉重行囊的人啊！
穿着襤褸衣衫的人啊！
你們帶着饑餓與疾病歸來
你們帶着希望和失望歸來
來啊，來啊，來啊！
重歸故里的人們
你們想在這黃色的莽原上
找尋春天的花朵麼？

你們底馬羣失去了

你們底牛羊失散了

你們底帳篷也破碎了

縱然重新回到故鄉來

沒有乳酪和油麥捲子

將以什麼維持生活呢？

吉卜西式的人羣

猶太民族的游牧部落

沒有領袖也沒有旗幟

你們從四面八方走來

在北風狂吼着的莽原上匯合。

在多倫格什的草原上

在冰凍了的

桑乾河的河床土

你們用僵硬了的手和足

一步步地向前爬行——

你們深愛着這莽原

醜陋的莽原

你們厭棄了多花的南方

你們厭棄了藍色的海洋。

四

我吹着，吹着

吹着多倫格什的難民歸來

吹着沒有牲畜的內蒙的曠野。

吃罷！

吃罷！吃罷！

努力地吃罷

你大肚皮的臭蟲們！

張開你那善於大吃的嘴

貪婪地吃着

人血罷……

吃罷，吃罷！

你們是不生產的消費者

坐享其成的大紳士

你們儘其所能的

毫無忌憚的

吃罷！

從牆縫裏，床沿上

蚊帳邊爬出來

你們大搖大擺地爬着

溫文爾雅地爬着。

你爬着，爬着

爬到我們瘦骨嶙峋的身上

沒有肉的皮膚上

死命地吮吸着。

你得意洋洋地吸着

你放開肚皮地吃着

吃罷

你大肚皮的臭蟲們

活着

原來就爲的是吃呀！

你底生理機能只是吃

此外就是傳種

你們種族至上的臭蟲們

除了吃之外只有交配

交配了就生殖……

因此你們底子孫綿延

宗族越更繁盛了啊

爲了種族的繁殖

你們應該努力地吃呀

爲了營養不良

更應該大吃特吃呀

吃罷

你大肚皮的臭蟲們

放開你底大肚皮

在黑暗中

吃盡所有的一切。

你們底大吃主義

到處風行

你們底一切理論

原來都是只在嘴吧上的呀

祝福你們健康

大肚皮的臭蟲們

吃罷

努力地吃罷！

然而

無論吃什麼東西

你底血仍然是臭的啊！

夜工作

夜工作

使我變成

一朵

枯萎的花。

我這

晚香玉

不見太陽的花

沒有果實。

我伸開

十個花瓣

向天空

向月亮

向繁星……

不，我是

無花果

不，無花也無果

我是一段

朽木。

我是

珠母的海蚌

夜裏

眼睛是八對

珍珠

我映照著

星，銀河輪……

天地是一朵

未曾開放的

蓓蕾。

夜，啊，可愛的夜

夜工作

啊，可怕的工作

我，一朵

白色的花

沒有春天的

花

在夜裏

枯萎了
只有泥土
曉得。

窄門

獨裁的門

打開

民主的門

關閉

你

一間廳堂的

兩重門

一邊開向黑暗

一邊直通光明……

你

民主戰士

被關在

門外

你，一羣

沐猴而冠的

侏儒

袍笏登場

門

是一道水閘

分開了

兩條巨流

門

是一棵樹

開出希望之花

却結出

失望的果。

門

光明與黑暗的

分水嶺……

……

門

雖然是窄的

而路

却很寬廣。

舞廳裏的男女羣像

吹打着

淫蕩的音樂

暴露出性的感應

這舞廳是

一只玻璃缸

裝滿了

各色各樣的魚。

妳這細腰大眼的金魚

擺動着

紅色的舞裙呀

像一株風信子

挑逗着春風

妳底眼睛

是噴泉

妳底兩片朱唇

是熟透了的石榴瓣……

在蜂蝶羣中

搖擺枝葉

妳這芬芳的樹；

十個指頭

開成一朵白蘭花

散開的頭髮

風裏的垂楊。

妳這

火山上的

舞者

爲着兩條薄弱

供獻自己底腰肢

妳底背上

一個大十字架

妳爲着父母兄弟

獻身在這

淫褻的神壇之前。

你這

貪狼一樣的

舞男

不爲自己底靈魂

開一扇窗

你把金錢做成堡壘

高舉着一面

貪污的旗——

你臃腫的身體

像一只大酒桶

旋滾

你底靈魂

在舞曲裏飄搖

隨着女人的裙裾舞陷。

你們組成一座

發射着

五色光燄的寶山

這放射着

性的香味的城

縱泊着

滯俄香料的船……

你們

魔術師所點化的

衆香國

充滿了天方夜譚的故事

你們沉溺在

金錢的渦流裏

找不着大陸。

在這沉睡的都市裏
你們有着睚眦的
失眠的眼睛
你們底玻璃杯裏
裝滿了人血和眼淚
脚下踩着
死人的骨髓。

一九四六、旋轉的人流裏。

口 笛

在繁華的大街上

我吹着淒涼的口笛……

這裏，澄靜的天宇

我是一顆沒有位置的星

這銀河，流動質光的街

我在找尋燈塔。

今夜，我在街頭閑蕩

用嘶啞的喉音

唱着無人理會的歌

這吹鼓手的世界

祇需要淫蕩的音樂。

我唱着，走着

叫不出每一條街的名字

這東方的迷宮

也不認識我這生客。

我吹着淒涼的口笛

忍受陌生窗裏的

輕蔑的笑臉

我是帶着眼淚在歌唱的

用不着別人喝彩

我只唱着樸實的音樂。

——一九四六、初臨上海。

夜歌

我和黃昏星

一同起床

它有蔚藍的天空

我有那一大盞

塵封未動的

原稿紙。

我用銅筆

在黑路的天空

劃一道銀河

今夜

我將展開銀河輪。

寫出燦爛的

繁星——

我細數着

窗外的羣星

吃着太晚的早餐

工作，使我顛倒了宇宙

那熱情的太陽

也永遠與我無緣。

我像牛一樣反芻

帶着

足夠裝一卡車的

疲倦

走向那

即將沉睡的大街

那沙丁魚罐頭的電車

從來也不拒絕我這

生客……

我茫然地

數着街燈和羣星

一顆迷茫的心

像小船

在黑暗的海洋

飄盪

我是一條辛勤的牛

今宵

又該有整夜的工作。

電車

把行人排洩出來

我像垃圾

被丟棄在人行道上

那一盞盞眩耀的燈

一連串

猜不透的謎——

我在狂風裏

像一片落葉

被吹進

失眠的高樓

在古老的扶梯前，
像花瓣奏落地面。

我艱難地走上那
繁複的百級石階
像一匹

負重的老馬

那懶惰的電梯

永遠酣睡在搖籃裏
再不爲人們的幸福
昇降——

我坐下來
像蜘蛛。

佔據熟悉的屋角
用血來紡織……

我織成一幅

波斯地氈

又被人用紅筆

在上面塗抹；

我仍無怨言地

重新紡織。

我織成的世界地圖

上面塗滿了

人血和辛酸的眼淚

有時，我也無可奈何地

爲人類織出「謊言」。

我紡織完我底六小時

連呵欠也不打

又走下那百級石階

我行走在

冰河的街上

搖着兩隻無力的槳

成爲一艘

重鐵的小船。

我用變足的槳

搖着我的船

在靜靜的河流裏

盪向自己的港灣

在那黑漆漆的

小巷裏

我下了帆

一隻腦傾桿摧的

待修的船。

一九四六·九·報社歸來

軍艦與海

夜的黃浦江上

阿美利加的山姆大叔

你把探照燈的手

伸向天空

是想攫取領空權麼？

江水澎湃着

亞細亞人民的眼淚

你們載負着

太重的友情

不覺得體力不勝麼？

沉默的海

含着眼淚的海

你忍耐得太久，太久了

你得永遠忍耐着

多霧的，寒冷的夜麼？

我

我是一顆孤獨的星

我是城市裏

最窮困的詩人。

我失業

吃着麵包和開水

欣賞着城市人的白眼……

在冷鄙的弄堂裏

讀着惠特曼的「草葉集」

滿足於一盞燈的快樂。

我抽着廉價的淡巴菰

我愛我那來自後方的
不以貧窮爲羞恥的烟斗
我更滿足於那屬於自己的小房間
在煩囂的都市裏
我是一條快樂的魚。

一九三六·六·上海

街

我是一滴水

滴在人羣之流裏

向着大海流去

兩岸的高樓

堅固的河堤

紅綠交通燈

一道水閘。

那司閘的黃衣人

用紅燈

阻塞了瀑布

又用綠燈

開放了奔流……

一九四六・上海

牛

啊，啊！

你的這些

永不知疲倦的牛啊……

是爲草料而生活的麼

是爲工作而勤勉的麼

是爲粉飾太平而努力的麼

不，不啊！

應該是

爲人類的希望而努力的

如今却爲着

一粥一飯

疲於奔命地

出賣靈魂了……

給睡在墳墓裏的活人（註一）

哦！你睡在墳墓裏的！

葉扶西格納夫和你底老姨母

正像托爾斯泰說的那樣

在人間，這慘酷的人間

你們終於找到六尺土地麼？

你們睡在那古老的墳墓裏

背向祖國，背向着西伯利亞

就像兩條狗那樣生活着呀

可憐的，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

白天，當那好心的太陽

用它光焰的手指扣着墓門時

你起來了

睜開金色睫毛的藍眼睛

用四隻脚爬出洞來

後面跟着那條老花狗

懶洋洋地

打着不停的呵欠——

你彈着你底老「吉他」

響着伏爾加河的水聲

在你們底大詩人

普希金紀念碑下求乞（註二）

你唱着，嘹亮的歌喉

像尼加拉大瀑布……

心頭隨時都想念着祖國

還有那「伏爾加船伕曲」

——正是你時常唱着的。

哦！你睡在墳墓裏的

葉扶西格納夫

在全世界六分之五的土地上

永遠不許你駐足。

沒有同情的溫暖呀

這冷冰冰的人間

你們是兩朵冰雪裏的小花……

你帶着那衰老的

被英國紳士遺棄了的老姨母

走遍人間

像水面的落葉

爲着受盡了活人的毆打
才到墳墓裏來
和死人斯守。

彈着那跟隨你多年的老「吉他」
唱着歌，看着太陽升起又落下來
你流着眼淚在墳墓裏
沒有一枝蠟燭

願意把你底身影映在牆上……
你和你底老姨母彼此證明存在
就像一棵樹守着自己的影子
那條曾經替你看守過大門的老花狗
如今也垂着尾巴
跟着你到處覓食。

哦！葉扶西格納夫

你這睡在墳墓裏的活人

自從你底祖國換上紅旗

便一直流浪到現在麼？

難道你是一個白俄將軍

爲着昔日的勳名

永遠而又永遠地離開了

白俄羅斯肥美的土地？

還是爲着尼古拉的鞭子

還是爲着彼得堡改了列寧格勒

才寧願窮困到死呢？

起來吧！善良的人

揮掉身上帶鬍的塵土

你底祖國正需要你

只要信仰列寧

願意做史大林的忠實同志。

伏爾加河日夜流着

那昔日哀怨的歌聲。

早隨流水歸於大海了

它底兩岸成爲人間樂園

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再沒有一個人會失業。

那烏克蘭的小麥田

變成綠色的無邊大海了

那明斯克的田莊

開滿鬱金香和紫丁香了

集體農場上的農民們

成羣的揚起金色麥粒了……

那俄羅斯的少男少女

將唱着快樂的歌歡迎你們

那俄羅斯的土地

也將用豐實的胸膛接待你們。

哦！葉扶西格納夫

你這睡在墳墓裏的活人

應該醒來，快快的醒來

睜開眼睛看一看新的世界

別再說：『活人才可怕』（註三）

在我們中國雖然如此

然而，在新的世界裏

活人却是個個可以親近的呀……

快點從墳墓裏爬出來

丟掉你底討飯籃和老「吉他」

你應該找個地方剝掉鬍子

然後再到羅果夫先生那裏去

叫他一聲『同志』

請求他呈報史大林

准許你做蘇維埃聯邦的公民。

（註一）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在上海汾陽路猶太醫院旁邊的空地的墳墓裏，看見

兩個白俄住在裏面，男的名叫葉扶西格納夫——一個彈着「吉他」求乞的人；女的是他底姨母，一個英國紳士的棄婦，台維斯太太。

（註二）在汾陽路和岳陽路上，有俄國詩人普希金的銅像，葉扶西格納夫常在此求乞。

(註三)大公報記者問她：「妳不怕麼？」她回答「不，有什麼可怕？死人我倒不怕，活人才可怕呢……」

城市二十四小時

〇時三十分

寂寞的街

電燈伴着警察

冬眠的蟲

一時三十分

太太們放下手裏的牌

汽車和包車

揚起塵土

二時至四時

連風都睡在屋檐下

小偷的世界——

四時十二分

晨鷄和汽笛醒來

軍人和學生醒來

伴着黎明的

光輝的街

太陽流動質的光

生命之泉

七時至十時三十分

簽到簿的世界

人們都「等因奉此」。

菜場上：

健康的，泥土色的臉

殘脂宿粉失色的臉……

十時至下午一時

吃的世界和睡眠的世界

一時至四時三十分

「簽到」伴着「無聊」散步

五時以後

城市活動着

川菜館，湘菜館，北方的大餅麵條……

人們饕餮地

把城市煮在鍋裏

然後吞下去。

戲院開了鑼

電影院廣播着

黃金國的音樂

電燈·晒·晒着

電扇不動。

而馬路

流動的街

賣的和買的

As you like it!

於是：

破落戶和暴發戶

囤積者和拋出者

各有千秋

疲倦的人們

擁擠於疲倦的馬路

午夜十一時

戲院吐出大批的人

像我們吐出甘蔗渣一樣。

此外：

報館裏的

腦的勞働者

體力的勞働者們

整夜頑弄着鉛字

第三行星上的廣播站——

十二時至〇時

永不休止的循環

都市的脈搏。

一九四四，十一，桂林。

北平啊！

北平啊

你這年輕而又

古老的

城市

我歌頌你

用我

整箇的災魂

一

在那平坦的

羣山環繞的平原上

你，矗立了

三百多年的古城
你，聲聲交錯的
帝王的家
沾染了太多的
封建的遺俗。
有人說你
太衰老了
像一株
枝繁葉茂的樹
是的，你是一顆樹
但是並不衰老
因為你是
常青的松柏。

松柏爲什麼
常青呢

因爲它底心裏

四季都是春天

而你，革命的根源

三十年來

你都是學生運動的

搖籃——

二

古老的北平

你坦開了

年青的胸膛

我們自小就從你那裏

得到光明的啓示

『五四』和『一二九』……

那一串光榮的日子裏

我們的意志鍛鍊得

像鋼鐵一樣堅強。

你底光榮

像太陽

照耀每一個青年前進

那不朽的紀念碑

奠在你底胸膛上

只要這碑石不倒

你底光榮

將與日月同存……

三

在那灰色的
天空和屋檐之下
三十年來
燃燒着
年輕的火燄
你燒毀了
段祺瑞的執政府
抗拒着
日軍的封鎖
在自由到臨的頃刻
却被更頑固的
姦污了麼？

你，永不衰老的
年輕的城市
幾乎是每隔十年
便開一次
血紅的花朵
你在那烈火重重
烟霧迷離的土地上
伸出鋼鐵的拳頭。
那些退後的
在你底脚下腐爛了
那些前進的
在你懷裏
吮吸生命的乳漿

你處在

方生未死的大時代裏

使方生的茁壯

叫要死的快死

對於你的兒子

你有最高的選擇。

你把聲音交給青年

他們便開始怒吼

你把力量

注入新的生命裏

入羣的行動

便產生最新的法律……

你是黃河

號召青年的雨滴

流入

民主自由的大海

你是直立不移的泰山

青年人在你底懷裏

成爲堅強的巖石

北平啊！

我底老保姆

只有你看見過我們

戰鬥，流血，再戰鬥……

北平啊！

我底好保姆

只有你給予我們

堅強的信念

爲着報答你底恩惠

我們準備

流血，戰鬥，再流血。

北平啊！

我親愛的保姆

我們不要你做那

不健康的「國都」

因爲你是

民主運動的搖籃

你有你自己的

光榮的旗——

四

啊，北平

我親愛的老保姆

你還像十年前那樣

愁眉不展的，在饑餓綫上

帶着眼淚戰鬥嗎

你那垂頭喪氣的

老槐樹和酸棗樹

還那樣

枝葉挺拔的

和凜冽的北風羣

搏鬥嗎

你那古老的長槎

油漆剝落的大門

還是迎向初升的太陽嗎

你那衰老的黑狗

還在古邃的深巷裏

咬映着鼠竊狗偷之流嗎

你那城裏的居民

還有一大半

連雜合麵都吃不到嘴

粥廠也在紛紛關門嗎……

啊！太老的歲月過去了

然而血的記憶

却換上嶄新的一頁……

你，北平啊！

也

我親愛的老保姆

祝福你健康

祝福你

戰鬥勝利！

二九四六・最後一天

黑色的詛咒

—

無色的太陽

黑色的雲

黑色的天空

土地上生着

黑色的花

黑色的樹枝上結着

流着毒液的果實

沒有歡樂的世界

過去

毛玻璃的世界

未來

這世界一定透明

然而現在

黑色，黑色，黑色……

十八層地獄的黑色

沒有光輝。

黑沉沉的雲霧裏

良心昏睡

黑蟻蟻的人心

沒有是非——

黑色

罪惡的搖籃

你誕生了

在魔鬼羽翼之下。

黑色的霉菌

黑色的統治

你擴大、傳播、散佈

世界六分之五的土地上

都有種籽……

二

啊，起來了，起來了

黑色的流行病

從魔鬼那裏

從十八層地獄裏

你們扭開

真理的枷鎖

出來了，出來了……

像黑死病一樣

像梅毒一樣

頭上戴着荊棘冠

蒙着黑紗

手裏拿着罪惡的皮鞭

來了，來了；啊！來了！

帶着惡之花來了

帶着饑餓和死亡來了

帶着暗殺和失蹤來了……

你們帶着一把

刷黑一切的大刷子

刷黑了世界

放了毒

讓它：

潰爛、流膿、毀滅。

在書本和報紙上刷着

在房屋上刷着

在街道上刷着

你們刷黑了世界

遮蓋了良心。

瘋狂的，支配慾的獸
你們厭惡光明和聲音
你們底殿堂建築在
罪惡的基石上

恐怖的世界

無聲，無光，無顏色的世界

這就是『統一』

你們，黑色的毒蜘蛛
將醜惡的網籠罩世界。

三

笑了，啊笑了

你們，魔鬼蒙蓋的獸

黑牙齒黑良心的獸

沾滿了

紅色的，鮮豔人血的

無恥笑着的獸。

你們笑着，跳舞着

在人類的骨髓上，血液裏

誑報着『勝利』

戴着黑色的花

在這黑沉沉的土地上

跳着醜惡荒淫的舞

太陽戰慄着

星和月亮戰慄着
被刷的烏漆抹黑的
高山和海洋戰慄着……

黑色的土地上

刮着最黑最黑的黑旋風

正直善良的人類

無聲地消滅、消滅、消滅……

黑色的恐怖

散播着，擴大着

世界成爲一座

最大最黑的墳墓。

黑色的河流

漂浮着黑色的屍體

河流逕率着，緩緩地流

流進最黑最黑的墳墓——

你們唱着

黑色勝利的歌

跳着舞

吃着人肉筵席，喝着血酒

捧着黑色的殺人經典

走着，走着

跟在屍體後面……

毀滅罷！魔鬼參奏的獸

毀滅罷！黑色的無聲世界

再來的，將是
充滿光明，顏色和聲音的
快樂的人羣。

(一九四七·端陽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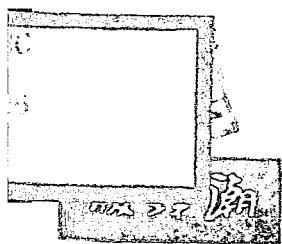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月四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出	發	藏	主	著
售	行	版	行	版		作
者	者	兼	人	者	編	者
全	心	上	盧	新	李	李
國	錄	海		詩		
各	出	九	亞		白	白
大	路	江		人		
書	210	號				
店	414	號				
	社	堂	平	社	鳳	鳳

元 四：價定本基

No. 13 : 號編書本



基本定價

G.Y. 4.00

1 20